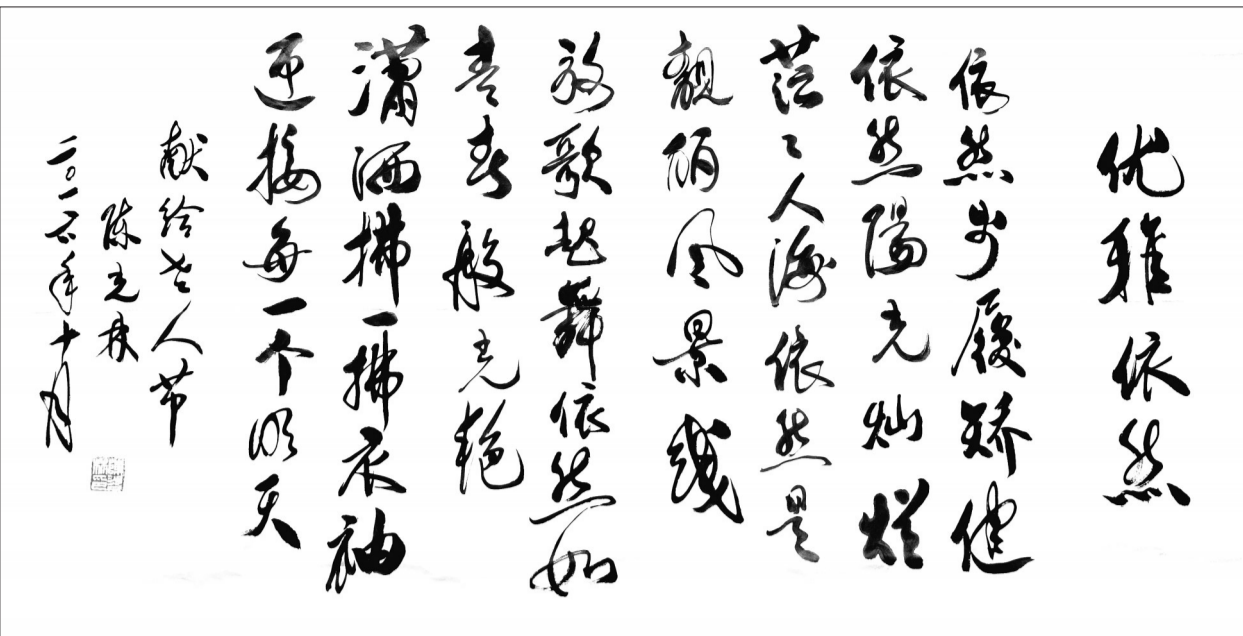


# 九月九的酒·重阳节访枣庄

□ 赵志浩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要会友,  
 枣庄市邀请,大家来聚首。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运河口,  
 铁道游击打鬼子,美名传九州。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运河口,  
 抗日大战台儿庄,八方来旅游。  
 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  
 祝幸福安康,天长又地久。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要会友,  
 枣庄市邀请,大家来聚首。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运河口,  
 能源基地贡献大,人民也富有。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运河口,  
 红荷湿地大而美,环保胜美酒。  
 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  
 祝幸福安康,天长又地久。



陈光林作

十月八日至十一日,赵志浩、陆懋曾、陈光林、马仲才、赵春兰、董凤基等省委老领导莅临枣庄视察指导,期间,有感而发,即兴抒怀。



董凤基作

## 榴园·文学

### 诗意生活

□张光恒

不知不觉间,就立秋了。

立秋了,就会发现,前脚刚立秋,令人后脚就一下子跨入了沉静而博大的秋之意象里。

秋应是国画大师,以大地为纸,气候为笔,创一大水墨画,色彩淡然、意境深邃悠远而又蕴藉,虽不热烈,但别有风味。看季节的这幅画上,秋的山是“秋山明净而如妆”,秋的水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秋天的山水,一言道不尽的都是端庄、浸凉与悠远。

与其他季节相比,秋自有自己别致的格调:没有春和景明的妖娆迷人,但有天高云淡风轻扬的韵致;没有夏的浓绿热烈,但有绿中带黄、庄稼成熟的沉甸与厚实;没有冬白雪皑皑、千山银蛇狂舞的雄伟,但有收获硕果后的满盈与欣喜。



秋的笔法细致,无论写意,还是工笔,皆都入微,令人赏心悦目,但秋主要还是擅长于工笔的。远山含黛,黄绿层次分明,斑驳相杂;秋波不兴,蓝绿如无瑕翡翠,杂质全无,秋就这样,一笔一画,丝丝缕缕,画出了国画秋的安详与幽远内涵。

秋还颇具质感,走到哪里,都能找到沉甸甸的的感觉。无论是低垂头颅的红高粱,还是绽开笑颜的玉米,都给人以丰收在望的充实感觉。但是,秋秉性就是那么的不张扬,从不喧闹、噪聒,静静默默,沉静如水,一直宁静到

## 秋之印象

收获时刻的到来。

秋天的土地包容万千,艺术地创设了天地的大美而又不言。看秋之田野,尽显苍茫浑黄,裸露出的,却是真实、深厚的地母胸襟。千里沃野,莽莽苍苍,恢弘大气,虽承养着世上万物生存、给养,但不自踞、不自傲,不道亏。世间万物生灵,从大地中来,又复归于其中,这种包容万物而不言的胸襟、气度,谁能与之相比?秋真是大匠,造就了这天地间的大图景,他运用大手笔,成就大杰作,转眼间,便令人间异然一新,他动作挥洒自如,作品浑

然天成。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空气中的污浊,随水汽凝露为霜,天地间,就一片洁净了,显现出一种特别的轻柔与温情。梧桐树的叶子,是秋的使者,总是在立秋之后,便开始翩翩下落,让人们见一叶而知秋。踏着满地的落叶,在咯吱咯吱的响声中,不禁让人想到,在四季的轮回中,人们许多的日子,就这样被无情地碾压去。

秋之味道,是说不尽的,但应知而不言,这也算是与秋的内敛,能互相应和了。

### 热眼观世

□高海涛

## 运河到枣庄

运河到了枣庄地界,变了个人似的,流向由南北变成了东西。并且,到现在一直在通航。

台儿庄古城住宿岛八号院,窗外是一条古巷,天蒙蒙亮,雨点敲打着雨点,叫醒了远来的客人。拉开窗户,古巷清丽如画卷,让人有一种走进去的欲望。支起伞,迈过门槛,伞面带着人很容易地走进画卷。相互敲打,又敲打着石板街的雨点,爬上了伞尖,沿着伞骨,跳到裤脚涂抹,让伞与伞下的人变成动态画卷的光标。

沿台湾街往东,遇市楼南转,坐在又一年餐厅前的排椅上,看对面老杨塘。这时,似乎一顶红伞飘下右边的桥,闪进时光走廊里餐厅。雨小了,小成石板街上一阵风的皱纹。又一年与时光走廊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小城故事。雨又大了。桥下的水起了一脸的麻子,而且还笑得皱在一起。看清了,它们是在迎接下水管那道瀑布的来临。

站在十字路口,前后左右的建筑都纳入眼帘。人都藏在各个屋子里,屋子的外面,连同屋子间距离产生的街道、古树、流水。当然,大部分是上天送来的雨,还有人们留在墙上的招牌。

是画更是诗。

行为艺术拍照馆前,那张台风音乐节海报,似乎为画盖了个印章,为诗加了个标点,或者回了个行。许巍、谢天笑、二手玫瑰、痛仰乐队、苏阳、马条,一听这些名字,就好像是集了毒的。或许,他们正在古城的某些屋子里酣睡。到了下午,他们就开始会用声音发泄了,会让许多人忘形、得意。

过了内河摇橹船码头,爬上一座城



门楼,脚下便是宽阔的运河,背靠运河往西眺望,古城的屋顶尽收眼底,中式的、欧式的、江南江北的,好像天下的屋顶都集中到了这里。以至下了城楼,找不到自己的屋顶了。问路时,又忘了住宿岛,只记得八号院。瞎撞时,发现古城到处都是台风音乐节海报。

冠世榴园,并非农家乐石榴采摘园。而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来的种子种植的。一进园子,有一棵奇特的风景树。枣树上嫁接了一棵柿子树,粗壮的根部还嫁接了三棵石榴树。导游说,这棵树是寓含了枣庄市。昨晚还在想呢,《枣庄日报》副刊为什么起了个“榴园”的名字。可见这冠世榴园在枣庄人心目中的地位。这是它国际交流的

地位吗?不得而知。

再往前走,就出现了一棵迎客檀。导游在讲,这是1700岁的青檀树,与石头长在一起,当地人叫它吃石头的树。还说,这里最古老的青檀树2000多岁了,四周从石头里长出了许多小青檀,可以说是,独木成林。根系发达,檀石一家。1500多岁以上的36棵,成形的青檀树两万多棵。这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整座山里,都连通了青檀的根,然后它们往外长。拔一棵树,整个山就会带起来。有一座小桥,过了就不再长青檀树了。

在台儿庄古城门楼,总觉得有一双魔术师操纵着那些屋顶。按理说,水会泡发海参、木耳,但运河水却压缩了枣庄。

准确地说,仅有两平方公里的台儿庄古城浓缩了世界文化。没想到冠世榴园的风景树,还有这整山的檀石一家,却上演着一场更大的魔法剧。

假如在连通大运河时,有一个人仰望星空时,会不会想到遥远的未来,他的子孙们会将停运的廊道创意成旅游带,从某种意义上重叠着过去的意义。运,便是连通,便是把这里的的东西带到那里,把那里的东西带到这里。当河道的接力棒传到高铁、高速公路时,河道被水结晶出来的固体日益凸现,羽化成一条旅游的概念。沿岸的18城市成立的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在台儿庄古城推出了14条精品线路,吴桥杂技大世界、东光铁佛寺两个运河水的结晶体位列“拉风自驾,访古探幽”线路。屈指可数的几种基本粒子,像水、植物、建筑,不断地在存在和不存在之间振动、起伏,充斥在似乎一无所有的空间中。它们就像汉字的偏旁部首,以无穷无尽的组合,讲述运河的漫长历史。

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带上一本书,哪怕这个行程只看几个字,甚至没带拿出,但它的重量在我的肩上。这次,带的是帕斯的《弓与琴》,回来的高铁上,拿出,思绪便在帕斯组织的文字与构成台儿庄古城的瓦片上游移。我好像看到了帕斯站在古城楼上说:“神话的位置不在一个固定的日期上而是在‘从前有一个’即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神话是过去,同时也是未来。时间是一个走向未来但又注定流入过去的现在。神话次序颠倒了这样的关系,过去成了一个流入现在的未来。”

## 静夜思

□董雨晨

窗外是诗经里跳出的蛙鸣,阵阵清凉岁月,摇曳了满地诗意,呼唤着神奇的远方  
田野里涌起金色的麦浪  
匍匐的瓜秧,暖昧地,  
注视着牵牛花的脸庞  
蓝色的蜻蜓掠过池塘的涟漪  
每一次亲吻,都激起芦苇的悲伤  
那个吹笛的牧童微笑,眯着眼睛看天  
白色的云朵里,藏着小小的愿望

山上的斑鸠还在吧  
荆条,山莓,卷柏,还有曼陀罗的花  
连翘,迎春,柔媚的野蔷薇  
熙熙攘攘  
在烂漫的山野之间,  
牛儿的响鼻一声声传来  
惊起鸟雀  
也惊起,草丛里亲热的爱情  
扯下一朵紫色的野雏菊,挡住眼睛  
彩云便红了天空的脸颊

风,带着多情的月亮慢慢爬升  
河畔,田野,村落,红色的屋顶  
都笼上了甜甜的梦  
太古的诗意盎然,  
在滟潏的水缸里栖止  
世界,突然变得暴怒  
只容得下一笔的癫狂

我终于听见花瓣里沉沉的叹息  
那是与蛙鸣互诉衷肠  
我的山野不在  
就像牧童找不回歌与夕阳  
于是  
风尘便是世界的面纱  
掩不住,白发苍苍

